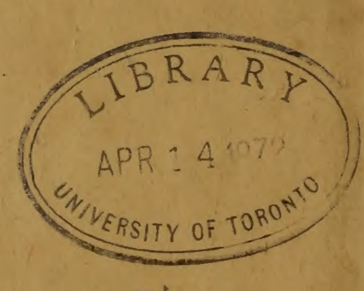

LIBRARY
APR 1 4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笠翁一家言全集

世德堂藏板

李先生一家言全集叙

今天下婦人孺子無不知有湖上笠翁矣豈僅公卿大夫折節下之乎繄惟明之中晚士名噪當時者前無袁李卓吾後無若陳仲醇然卓吾三

名多由焦公弱侯重仲醇之名多由董公元宰重吾笠翁則吾待而興者即世之推重吾笠翁也固不乏弱侯元宰若而人然吾不能知誰為弱侯誰為元宰矣笠翁遊塵

徧天下其所著書數十種大多寓道德於詼諧藏經術於滑稽極人情之變亦極文情之變不知者以為此不過詼諧滑稽之書其知者則謂李子之詼諧非詼諧也李子之

滑稽非滑稽也當世之人盡聾瞶矣無取與之莊論道德固不可既欲與之莊語經術復不可則不得不出之以詼諧滑稽焉昔魏文侯聽古樂則惟恐臥聽今樂則不知勞

有以尔讀則有進焉夫天垂
象聖人則之易之所言無非
象也不必有其事也然而有
其理即有其象有其義即有
其事上古之所無安在非今
日之所有今日之所無安知

非後世之所有百世可知非誣也詩何以不刪鄭衛也春秋何以有特筆定哀何以多微詞此何一非聖人之詼諧滑稽手故使李子生於春秋登仲尼之堂入仲尼之室自

無道桓文之事使聖人生於
今日而拘〻守一先生之言
深衣幅巾正色莊語丈人曰
此爲道德此爲經術吾知愚
者聽之坐不卧寺者聽之吾
不拂衣起走然則笠翁雖欲

不詖謔淆稽不可得矣李子久遊湖上收烟霞風月之聲光於詩囊琴匣中宜其發爲文章奇譎而瀟洒至甚所過名山大川無不表章煥發司馬子長復作不知誰爲伯仲

也笠翁來遊閩嶠與客閩交一臂拄榕陰之下賦詩贈答嶠又請先生悉發底蘊因得窺著一家言全書而快讀焉雖王侯之榮神仙之樂不足過矣是為序

康熙九年仲秋初吉山陰同
學包璿題時適届
笠翁覽揆之辰遂以爲壽

一家言釋義 即自序

一家言維何。余生平所為詩文及雜著也。近代名人著述。皆以集名乃余獨異其辭者維何。曰。凡余所為詩文襍著。未經繩墨。不中體裁。上不取法於古。中不求肖於今。下不覬傳於後。不過自為一家。云所

歎云而止。如候蟲宵犬。有觸即鳴。非有摹倣希冀於其中也。摹倣則必求工。希冀之念一生。勢必千妍萬態以求免於拙。竊。慮。工。多。拙。少。之。後。盡。喪。其。爲。我。矣。蟲。之。驚。秋。犬。之。遇。警。斯。何。時。也。而。能。擇。聲。以。發。乎。如。能。擇。聲。以。發。則。可。不。吠。不。鳴。

矣然是說也止可釋余一家言不
可以之槪天下凡詩文之不能求
肖於人者必其天之不足而氣力
學識均有以限之也天人旣足我
歘仁斯仁至矣有力能鞭策古今
而古今不爲我用者乎我肖古今
古今亦盡謂肖我是同文之書家

經戶誦之文傳於後也必矣一家云乎哉

時

康熙壬子仲秋之七日

湖上笠翁李漁自述

弁言

湖上笠翁先生聲霏北王名重南金海內文人無不奉為宗匠雞林詞客競不視為指南其生平著述甚夥雖稗史傳奇亦大有關於人心世道姑不具論其最膾炙人口者如詩文之一家

言詩餘之耐歌詞讀史之論古閒情之偶寄皆不傍前人之一籬不拾名流之一唾誠能闢風雅之英華啟後人之聾聵不躡而走天下近百年於茲矣但所著皆各成一冊購取者見先生之一班即欲窺先生之全體如

登浮屠者必至九級始覺曠觀
遊名山者必歷幽邃方云興盡
每至坊間咸以先生全集爲詢
故特取先生之雜著合成一書
校其魯魚正其亥豕集衆腋以
爲裘穿明珠而作串顔曰一家
言全集今而後不獨登先生之

堂兼入先生之室矣

時

雍正八年春二月

芥子園主人識

每至游閒暇以先生全集爲首

遊名山者必歷幽邃方云與論

登滑攬者必至大[illegible]

笠翁一家言全集總目

終

笠翁文集卷之一目次

賦

序

壽序

祭文

祭文

錢牧齋評
亦遠亦邇。有氣有燄。的是神物。

吳梅村評
琢色選聲。英華炳爍。可以摩遠。可以鑑身。

笠翁文集卷之一

湖上 李漁著
婿沈心友因伯
男 將舒陶長 仝訂

賦

龍燈賦

何物神龍。化爲祝融。逃乎水族。宅於火中。忽遇疑雷。遠眺猶虹。明月失照。晴霞斂烘。爾乃羣歌隊裏。游羣濟濟。突如其來。天矯莫比。或蟠或伸。倏行倏止。擧手批其鱗而不怒。萬炬爇其心而不死。若夫目蹶顚兮

倪闇公評：長卿失步，屈子無才。

李研齋評：窮極工巧，可謂得體。

明珠尾曳曳兮珊瑚膚寸寸兮冰雪甲片片兮琉璃行將飛而上天兮旦宇宙而不夜不則潛而入海兮照水國以奪犀我將乘其背而周觀于八荒兮辯夜游而無須秉燭抑將馴擾于石渠天祿兮縱睨較而奚事吹藜於時鼓吹雷發士女雲隨樂事濃于萬姓讙聲塞乎九逵斯游觀之最勝稱人巧之極奇重曰龍爲靈兮燈有明明可照兮靈乃顯明不察察兮靈不矜矜斯萬物無遁形兮四海有休徵吾願在天在田之大人兮胥體此以加民

李硯齋評文亦光怪陸離

莧羹賦 并序

辛卯夏、憩東安賢明山、主僧餉客者、非飯即餅、而以菜糊自供。予意所供、必草具不中食者、然見其色甚可目。味詎不可口耶。咀之香而甘。甘而不噦。怪謂僧曰。咄咄美羹。誰爲私之。僧曰。非有美名。俗呼菜糊。以其爲家常儉食。不敢進客。客固甘之乎。余諦視焉。其或紅或綠者爲莧、黃者爲萱、紫者爲茄、碧者爲菌、爲邊筍、白者爲扁豆、青者爲豇豆、爲絲瓜。膏之以麵。劑之以醬及薑。然諸菜皆臣屬君。

之者莧予名之曰莧羹厨僧知予有茄嗜自是每
食必莧無莧必羹余亦無羹不飽無飽不吟賦曰
雋濁味之滯性兮嚞瀣露乎餐雲依澹泊以明志兮
須茹素而吐葷唯和羹之匪易兮爰罕譬乎宰臣乃
緇徒之寡營兮克自既其良能挹朝露于未晞兮采
羣英悟兼收之為益兮不遺寸莖置懿筐于飛湍
兮濯已淨之微塵洎潔鼎于涓流兮防風垢之或侵
察剛柔于緩急兮雖異入而同升聽火候之自至兮
俟衆味之徐凝知既熟而猶奮兮愁一綫之尚生需

倪閣公評
能寫難狀

及時而啓鬱兮寘氣臭於無聞登清芬於虛盎兮滿而不盈戒炙手而颷爇兮爗而克溫融衆色爲一色兮若無色之可名原無味于有味兮何辛苦之紛紛余蹶蹶而甚甘兮知未離乎食頤俟日瞰而交忘兮覺此味之平平行將莧于無莧兮羨于無羨烏知不悔斯支兮多事多云

支頤賦

日載陽兮遲遲獨晏坐兮茅茨羅簡編兮隸古對楮穎兮鞭思忽中腴而外乏覺神旺而官疲囘無心于

之歎止是
亻高

手假手不覺其頤支頷乃漸入希夷天鈞自慰中欲出而不扃外欲入而不閑無懷葛天之民伏羲神農之吏相為於無所為相遇於無所遇子綦之喪偶此其庶幾顏子之坐忘斯為實際若乃身世無交陰陽息慶寡愛鮮憎孰樂孰悲沉酣乎此間之至味覺行起偃卧之無一而非勞知者以為緘默而有得不知者將謂徙倚而無聊

歸故鄉賦

昔江淹作去故鄉賦鮑照作遊思賦皆淚遊之針

黃無傲評
與柴桑歸來一轍同其怡悅予每予久客初歸有此樂境此賦此先得我心

碌也予少年作客老大言歸深閱行道之艱始識歸休之逸爰作歸故鄉賦賦曰

逸莫逸兮故園樓。讙莫讙兮遊子歸。悵獨悵夫歲月邁。嗟復嗟此時再非。於時山川魑魅。跋涉流連。辛貧畢諳。足繭鬖穿。寒飈錐骨。陰靄翳天。馬頭霜皸。僕背雨酸。歲云徂兮客緣盡。貲告竭兮遊興闌。歸期迫兮心轉亟。家山見兮到轉難。至乃雞犬讙迎。山川相識。農輟鋤以來歡。漁投竿而相携。騷朋韻執。索往句於奚囊。逸叟聞夫。訪新聞於異國。家無主而常扉草齊

腰而没滕燕還舊壘之巢。鸎喜新歸之客。蟲網厚兮如繭。蝸蹟紛兮如織。書破蠹肥。花稀棘密。妻顏減紅。親髮增白。幸猶歸之及今。悔長征之自昔。若之何去家族兮如讐。以秦越兮爲鄰。恃丁年而役役。豈長夏而不秋。已焉哉。男子生兮弧矢四方。世莫予宗兮盍歸父母之邦。采蘭紉佩兮。觀瀫引觴。與鼎食而爲萍爲梗兮。寧啜菽而爲梓爲桑者也。

鷄鳴賦

鳥之以聲事人者衆矣。皆要進諛獻媚之口。非震

汪蛟門評　他賦可以不讀笠翁賦不可不讀其賦前小序尤不可不讀

聾啓聵助勸警怠之音也惟鷄則然前人之于禽鳥自鳳鸞之大以及燕雀之微莫不有賦獨鷄不及焉惟浩虛舟有木鷄賦是賦不鳴之鷄非鳴鷄也宋言有鷄鳴度關賦亦賦鷄鳴賦人而鷄者也皇甫湜有鶴處鷄羣賦是欲尊鶴而抑鷄意不在鷄而在鶴也予欲特書其功以補前人之未逮或曰賤物耳焉用賦之予曰匪賤也爲多屬耳使天能愛寶偶然一生則在外必貢于朝在四譯必獻中國能使神鵲失靈而鳳凰不得稱瑞者必是物

也賤云乎哉賦曰

鳥名近百羽族盈千或以瑞著或以靈傳或貴形體或珍羽翰或以好音飾聽或以美色娛觀以色事人者無足論矣以音悅衆者試取衡焉鷯善鳴肉人[illegible]饒舌鵲能報喜情同附熱雀非爭鬧以喧呼蟬不甚傷而嚶嚶鶯求人識其巧鳩徒自鳴其拙秋深暢飲何勞鴻鴈挑愁夜半酣眠焉用子規啼血畫眉以一身兼衆口多能無補于民鸚鵡以禽語作人聲如簧終難代說鴒聲嘹喨兮亦可有而可無燕語呢喃兮

評昔人謂雞有五德以戴冠爲文搏距爲武克其數殊皆支離牽若此賦之侈而論之並方總十倍矣

余霽巖評不但作賦又畫出一

非難少而難鍊之數蟲者空矢好音予聽閒盡是無功之瞯晰有功無譽誰克當之惟雞爲然百無一疵晉能燭夜信不失時一唱百唱義無參差戀母維孝哺卵維慈克正夫綱戒鳴伏雌見食呼羣仁者無私遇敵鬬鬬勇焉不辭食人之食司其所司有餐非素有位東戶守一主兮非變視九死兮如歸此誠羽族之冠而堪爲百鳥之師者也至其養銳蓄精戒之在鬬致力于膂息機在晝豈不愛眠慮難辭咎未醒其軀先竊乃味振羽待鳴兮若驚試音將發兮如嗽爾

晰鷄鳴聞矣然而不能生動如是

倪案汾評無一語襲拾六朝假東坡所謂詩禮

吳念菴評正襟而談居然鳳闕

乃形同鵠立貌似鷹揚一聲初起萬吻齊張不啻令以嚴肅無國法而紀綱初鳴忌促利在悠揚再鳴忌緩韻短聲長三唱則無煩律呂亂鳴而人始徬徨維時鸛作齊興三農盡起朝臣搢笏以趨估客束裝而從織素縫裳之女先盥櫛以待明鑿壁囊螢之士復焚膏而繼晷聽之起舞者史筆特書聞以戒旦者風人所美孳孳爲善者舜之徒既側耳以待興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亦潛蹤而避悔設天未明不有此聲人將五夜視作三更舉國皆夢誰其獨醒君由之而度

失臣以此而禍商賈者失其早利農夫薄于秋處士婦女惰蠶死蠶生世何由而卜晝治焉能以勵精是此一禽著爲羲和氏之功臣神農氏之良吏蓋司日月之光而人不知明歸造物之功而身不與者也奈何怒之如賊叱之若奴偕豕作隊與犬同呼既利其生而致其死復食其卵而斷其雛也哉

不登高賦

丁巳九日客吳興人皆登高獨予不出予倩沈因伯曰佳節難負即不登山亦覓小阜畧升以循古

例予謂古例宜循獨九日登高一事予久惑之不循可也因伯詢以故予曰重陽登高所以避禍也無禍而避者不祥此事始于桓景景從費長房遊房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大災急令家人縫囊盛茱萸繫臂上登山飲菊酒此禍可免桓從其言夕還雞犬牛羊皆暴死房曰代之矣後遂因之為俗夫桓之有災命也命合有災適逢是日盡就景一人之命推之而測其然也一人有一人之命豈天下後世之人盡以景命為命乎設謂是日天必降

吳念庵評。笠翁蒙遺。何以爲此寂寥之言。

災則當日趨而避之者惟景一人何以衆皆無恙雞犬牛羊皆不死即此可証當日之誣亦可悖千百年後人盡登高之謬矣且予謂景之獲免亦由偶然長房之言幸中耳使災盡可避人之死也皆可以雞犬牛羊代豈造物之禍淫亦復容人漏網凡干誅戮之罰者盡可以物代乎東坡有言四時令節惟淸明重陽不宜虛度時序之變無踰此二節者若謂借此遊宴則可避災之說難以爲訓然旣曰遊宴則芳郊勝地綠水丹山無在不可何必

然遊不限于九日。又大爲遊士勸駕。

毛稚黄評。蕭疎雋永。在六朝唐

泥於登高。登高可矣。又何必泥于九日。若謂九日登高爲千古不易之事。我則曰。雖違衆。吾從下矣。

乃作不登高賦。賦曰。

瀏灝頑叟。才譾腹虛。好與古戰。不安其愚。時當秋令。身在客居。届囊黄之令節。有坦腹者。相與勸以登高。勉其從俗。頑叟固辭。畏舉喜獨。詢曰。何爲雙眉始蹙。謂我嘗譏古人。胡爲蹈其荒躅。重五競渡。重九登高。競渡宜往。登高弗勞。競渡弔忠臣。又復悲孝女。曹娥亦以五月五日沉江。世多忽之。于禪讌可非。其義有所取。登高何昉。昉

人之間亦稱佳作

曰長房桓景有災命製黄囊登高飲酒行樂避殃夭門戶兮周覽鷄犬兮盡亡是以無人弗信棗閭皆往因而成俗歲以爲常疑事信于一時因聞吉乎千載本無災以思避知非祥而不改怪善俗之無人聽舉世之迷津我以不登高而作賦猶之欲徙鱷而爲文暫存是說于紙上行滅此跡于河濱狂士之言無足據匹夫之令其誰遵

蟹賦

天下食物之美有過于螃蟹者乎予昔謬聽人言

謂江瑤柱西施舌二種足居其右迨遊八閩食荔枝而甘之竊疑造物有私胡獨厚此一方而薄蓋天下既喫以佳果復饜以美饌閩人之暴殄天物不太甚乎及食所謂居蟹右者悉淮陰之絳灌羞爲儕伍而不屑者也但以皮相相之則果覺瑰奇可愛味實平平無奇因而紬繹其故始知前人命名其取義不過如此實中之瑤屋中之柱原只令人美觀並非可食之物即若在西施之口亦豈供人咀嚼者哉以是知南方之蟹合山珍海錯而較

之當居第一不獨冠乎水族甲于介蟲而已也久欲賦之而未敢以自古迄今嗜之者衆則賦之者必多空疎之臆敢與徑便其腹者較短長哉及讀楊廷秀之糟蟹生蟹二賦皆矯遊戲神通幻其形而爲人與之辨論酬酢以作郭索傳則可謂之蟹賦無乃名求而失其實乎惟吾友尤子展成一作竭盡中藏賢于古人遠矣予欲藏拙其奈無腸公子作祟以如鉗似剪之二螯日撓予腹不辭以文而不放何不得已而爲之賦曰

食當秋暮惟蟹是務至美難名不容不賦纔舉筆以涎流甫經思而目注儼六跪之當前槩雙螯以待哺不知造物于人何舊何親視同愛子飲若嘉賓于方飫其口腹百計悅乃心神薄諸般之海錯鄙一切之山珍特生一甲橫掃千軍黿兮無尾魚兮不鱗生于水而遊于陸食夫稻而飲夫潘身備陰陽之合德位居燥濕之通津若乃無道寧藏非時弗出戈甲寧施于外示有備以無虞城府不設于中表無腸而有膈朝臣嗜之而求外補孝子拾之以供子職思之弗得

虛左手以待持赤既亂止寒右者偷刑匹孳往事今
舊絲紛更端兮雖忝遠須於以日常勿傳全燕可食
惜其南離江海年盼緖誰赴滄人身邊火稍嗚本見
乞憐之色如問索酢之號苑易將袍臥披黃甲尚有
饒昔其誰敢御藏因無罪而多藏致坐莫須之枉法
愈老愈辣佳類乎薑君子甚酸儕復相背非投所好
弗許食以之博辭斯容嘗漫謗乃腹先美其臣覩責
金兮太賤覷白璧兮如常剖腹藏珠宜乎滿肚持金
贈答不合盤筐擲而易開初若無底之槖剖之不竭

知爲有底之囊至其錦綉塡胸珠璣滿腹未饜人心
先使予目無異黃卷之初開若有赤文之可讀油膩
而甜味甘且馥含之如飲瓊膏嚼之似餐金粟脂膨
數叠叠叠皆脂旁列衆倉倉倉是肉既盡其瓤始及
其只是一折兩開勢同截竹人但知其四雙誰能辨爲
十六二螯更美留以待終俟肥甘之將盡防精膩之
既窮然後盥手加飡洗盞更酌分爲燕子只少雙鉸
合作鴛鴦惟增四腳佐以劉伶之杯持以畢卓之手
賦太白之一百篇領淳于之七斗問奇字于楊子之亭

靡玉屑于吾人之口庶足以慰公子于九原不負其糜身而碎首者也若饞食而圖飽嚼以已饞他裹爾腹漠不相關若是則造物生之何意而致委香骸于谿壑賤物命如草菅也哉

荔枝賦

予性同猿猱嗜菓九州歷其六七雖云難徧然所未到者皆佳菓不生之地可無憾也土著之物無一不嘗然讀一騎紅塵之句知玉環所嗜不苟物肖其人荔枝真尤物也同一菓耳胡以宜于此

者斷斷不宜于彼雖天子之尊國君之富無事不可意爲獨不能以四方珍異萃植宮闈隨取隨得而食其鮮且美者是何故歟或曰土不宜耳然土亦非難載之物胡不並此移之一樹所需之土不過百擔千擔及萬擔已耳即多至萬萬擔亦豈有天下者所難致哉然則非地不宜也天不許耳天地生物之初凡于物之尤者亦似分藩建國錫土分茅若五等諸侯之各有其地秦不可以易楚魯不能以兼衞同一理也聞者是予此說遂屬予體

天之意以四方美核殿最低昂會為五等予謂至尊無上者莫過荔枝雖欲不王不可得也五等之首則推蘇杭二地之楊梅次則[illegible]州之橘公楊梅而侯橘得無與論僉同耶其次則及燕京之葡萄及頻婆矣葡萄伯而頻婆子也男則為誰其真定之梨乎五等既定擬各賦之然恐不能徧及凡物之與交字亦各有緣興至而筆隨之即其緣也否則我欲之而彼不欲興將奈此筆何哉荔枝曰若是則乘興而來請自不穀始

又評 又畫荔枝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及咽喉齒頰 腸胃乎真 神筆也

菓中巨擘誰足當之詢于衆口僉曰荔枝予始不信惑于乾者其性雖甘同乎窖也乃至東遊嶺表南入閩中採樹頭之嫩紫剪葉下之鮮紅怪珠光兮射遠驚火焰兮燒空不待嘗而味先在口無煩嚼而汁已發䑐甫動吻而輒融似久矣忘形乎齒頰纔欲吞而已下若未經假道于喉嚨其貌維何肖形于左外若鱗肝內如鳳卵肉與殼連其間不能容髮瓤同核離剖去依然故我瑩同水雪之膚嬌若芙蓉之面吹彈得破祇園嫩至十分光滑如油似欲凝成一片其味

又評：荔枝之多，難帶，即借諸葉形容，而美在其中矣。

何似易食，雖名交梨變體、火棗易形。謂其甜如蜜兮，既少蜂黃之餘氣；謂其脆似藕兮，又無魚枕之微瑕。較之梨而梨淡，方諸橘而橘濃。李雖甘而帶澁，桃似美而欠鬆。至于杏濁臟喉，梅酸濺齒，棗過甜而流爲愿，遵學清而失其旨。是皆瑣尾之材，曷堪比數。惟有壺柑一物，稍近幽懷，又以多香少味，到底難偕。龍眼人贈爲奴，我憎草氣而弗受。楊梅差堪作侶，彼櫛形穢而不來。櫻桃熟在予先，自知貴賤不侔，甘讓後來居上。橄欖同生吾里，亦爲姸媸有別，避賢各自分裁。

此皆荔枝之實錄洵爲菓核之異材從前賦手雖衆第將本草若排不見眞情落句惟鬻古事成堆致使南珍面目翻爲作者沉埋予特開其禁錮拂彼塵埃僅露佳人之半面未彰尤物之全材倘以質之玄宗妃子或能勞予濁酒三杯

楊梅賦

人謂閩粵無楊梅當以荔枝代之蘇杭無荔枝當以楊梅代之予謂荔枝肯代楊梅楊梅不敢代荔枝何則其味可代其香不可代也楊梅無香與海

且無敵評 諸賦大類 荀卿、真追 先秦、漢選 謝爲後矣、

棠齊恨然悅色知味者未嘗以海棠無香而輟其憐楊梅無香而遊其愛以其一美一甘俱臻至極之地也如人有一長臻至極即可不問其他蘇子瞻拙于飲林和靖不能棊亦何損二公之芳譽哉

賦曰

南方珍菓首及楊梅力能專致無事旁覓非但荊由香重亦且不假色推豈之嬌紅亦饒嫩紫離朱尚未全佳近黑纔誇至美始生也淡淡嘗若泚繼變爲酸酸難近齒非淡何以致斯醇惟酸始能釀其旨至若

膚同雨粟汁比天漿肉有絲紋饞夫但嚼而弗辨味同醪醴淺人多食而步嘗臺紅綴紫之詩皮相可稱佳句龍睛火齊之譽名求亦自相當脂美人之香口繡學士之詩腸無奈世人交之太密爲可久而易藏反因愛以致溺本不嗜酒拉歸酩酊之鄉强以黎禪浸入波羅之密致困劉伶以醉埋誤類陳功之莫逆是猶謂逢知己甘爲死而不惜最可憾者吮癰之徒竊位之賊衰五十石以獻當權致一再遷而居要職是則飲幽恨于千載與貽宣子一日者也

黃熙儆評
得此闡發。可使橘福生氣

福橘賦

荔枝出于閩粵。楊梅產在蘇杭。是人皆知。不必緊之以地。至梨橘葡萄蘋婆四種。則在在俱有。亦在在不佳。佳者各有其處。若不明其所在。則貪他處所產。而不覺其甘者。勢必河漢予言。故必緊之以地。橘莫佳于福州。故世稱福橘。人謂福之爲言近乎俗。講以閩字易之。予謂古有雅人韻士。而故俗其名者。名以人重。人不以名重也。

天上璿精。散而爲橘。古籍所登。無乃是實。摘之有若。

摘星食者非同食物是爲千古所共珍匪于一人之私癖往事實繁家珍莫數晷陳其槩十幾及五伊尹合致于湯晏嬰併吞于楚物充上貢品列御羞帝心寶繁臣以之而賀瑞樹多利廣世擬之于封侯雙叟奕于瓤中談笑逢人而自若二人來自樹下歷陳往事以如流事雖不經而難據理有可信而始收既屬星精散體豈無神物同遊食而納質者淸官懷以貽親者孝子君不賜臣若以賜臣必捧拜誓不踰淮逕以踰淮則變枳不惟可口兼能悅目膚比良金肌同

軟玉樹頭纍纍渾如圓璧生光葉底垂垂儼似黃裳襯綠昔有解人嘗其既熟風吹落地仍以繩繫樹頭竹以爲籬不使人侵鳥觸是則玩而藏欲飽其睛愛而不忍食其肉者也若其旣辭寶樹甫入晶盤味同芳茝氣若幽蘭宜鼻而不宜口茝可藥而不可餐肉儘可以不咀咀之更多餘味核亦烏能不吐吐之但覺堪憐食而棄之者仍是醫門之良藥啓而餞之乎亦克珍品于華筵膳此離柯之妙用迴思在樹之奇觀是可謂珊瑚作樹而渾身是寶蓬萊爲座而無

客非仙者矣

燕京葡萄賦

葡萄無他長祇以不酸爲貴酸而帶澁不值半文錢矣燕地所產非止不酸不澁且肥而多肉值得一吞吞後餘甘尚戀齒頰產他處者悉與相反見則喜食食後常令人悔覺舌本之上若有一物搔爬者然似癢不癢由于是澁非澁此其所以爲賤也然予自燕入秦假道乎定州食所產葡萄較京師更美大亦倍之嚼啖一顆而吐出其肉幾乎盈

掌子思歸與人言必無信者因以其殼曬乾收入行笥及歸漬以沸水然後吹而大之儼然一鮮葡萄矣始知天地間有此妙物睹外而知內未有體胖而虛其中者然則此一賦也嘗為平定州設奈何復曰燕京曰此春秋尊王之義也葡枝楊梅與橘京師不產他處得以擅名葡萄既出帝鄉則帝鄉物矣予不先父臣敢上其君乎平定葡萄雖美祇可甲于四方不敢與居中御外者較短長也王者之都萬物所聚即不產而自來期長生以不去

爰有聖菓名曰蒲萄但有不多富而未流于傍雖尊易購貴亦不至于驕原其所自移來大宛帶土連沙植諸上苑近皇天則沾露維多託后土而馳根自遠此是漢家舊事不應謬入新篇祗爲皇都數徙種亦隨至幽燕中自戚里下抵民間莫不升棚而沿架以之幕地而幈天若乃枝容多陰葉繁當瓦避其間者小雨如晴飲其下者涼風若灑水晶珠顆之號既善形容馬乳龍鬚之詩亦工摹寫味雖濃而不濁性似凉而實溫多食則益氣强志久服而延年輕身既足

登筵復堪釀酒善醉易醒抑裹適口盍陀持以擯客州漢帝甘而酌王母苟非至美存焉斯物于人何有

蘋婆菓賦

是物皆有異故可考蘋婆獨無至美難名乎抑有其旨而予未之讀也欲以空疎藏拙慮其施以責備之詞謂我審于諸公而獨疎一婆豈以名之近老而遂忽其多情及容之嬌且媚乎舍蘋弟賦賦其婆焉可也

燕有佳菓字曰蘋婆名同老媼實類嬌娥色先可取

無論其他白也如黃西子病容可擬嬌而不赤楊妃酒面雖酡物之所棄者皮此則皮堪當肉菓之慮有者核此則有而不多祇有液之莖吞並無渣之可去詞之則鬆雖置倒如捏雪以成團嚼之則軟不勝牙似飛花而作絮謂有香而香不聞覺其甜而甜不遽備衆美于一身讓其功而不與若是則堪稱菓內之佳人而為少年所爭娶者矣奈何老其名曰婆異其姓曰蘋降陸樹而為水草謗旭日以作斜曛者何哉或者謂蘋肖其潔味亦相等與類同呼是猶可忍至

若婆之爲名迂而欠好呼之似覺口齒未諧聽者爲之輿掃若曰始種此者爲老嫗因其婆而婆之又曰德種此者貽佳樹變其婆而婆之若是則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譬家矣棄亦何譬于老嫗而貽以千古不美之名叢吾請以數言慰之曰食子者多知子者寡聽其指鹿爲麞只當呼牛與馬

眞定梨賦

梨之佳者有五美不則具四惡四惡維何曰酸曰澁曰有渣曰多核美則甜也鬆也大也汁多而皮

薄也存五美而去四惡其惟眞定之梨乎不可謂他處絕無但偶然一見不似眞定之徧地皆然耳菓之生也亦有幸不幸焉凡物皆以早登爲幸梨獨幸于最遲遲則可久而能致遠梨之鮮者可達數千里外不似荔枝楊梅葡萄諸果若婦人穉子不能去其故鄉此早熟遲登之別寒則可久熱則難藏故耳使荔枝楊梅葡萄諸果亦熟于寒生暑退之候則使海內千人亦見萬人亦見奚止僅以枯形示天下使人抱駿骨難騎之恨哉大器晚成

一語移贈此君知亦無慚而樂受矣
梨爲百菓之宗玆毀五臣之後非僕位置之失宜逕
波榮華之太驟秋深乃熟既讓春少以爭先暮齒方
蕤何遽煩遷而至右名愈扁而才愈彰德彌謙而用
彌厚爾乃靈關至味玄圃奇葩金桃媲美火棗同誇
到處有佳梨而入貢必需眞定世間無美適而此本
出自袁家其大如升其甘勝蜜瓊漿滿腹而剖之不
流玉液塡膺而吸之不出纔入口兮輙蘇未經齒兮
成汁詢諸喉而喉曰潤質之口而口曰可無微不至

孔融取小而無所用其謙見熱即消蕭宗欲燒而難以投諸火不識字者誤認爲伐巖之斧斤稍知書者皆識爲太上之靈果

郭璞井賦

杭爲山水之鄉人文之藪騷人逸客欲得而家焉但居雉堞以內者城外之山可觀城外之水不可得而飲也井水鹹而濁飯不得已用之茗必取給于外即不能泉西湖亦茶料也然路遠而闉隔旦且汲之以肩作纆者不勝其勞矣其不鹹不濁雖

井寶泉者有二一曰大井居鼓樓之西偏二曰郭璞井在吳山東北介紫陽山鐵冶嶺之中即今之新居之右傍井較大井尤大水更清味亦稍洌蓋大井居平地而此在山地有濁流泌入山無濁流且四面多石石不受泌亦無可泌也爲眼十水給千餘家淫雨不稍增旱可經年不涸其始由郭景純至此謂地有美泉人始穿之故題其上曰郭璞聖井予前後居杭十餘年皆苦于水茲得此爲鄰飲水知源奚可不明所自因假賦井以頌其人

人居杭土如家玄圃花善笑而柳善顰石解歌而泉解舞其目則甘其口獨蕃井濁兮如漿奔鹹兮若滴越汲闕以出汲路更僕而難數類有巽人兮郭公獨開講井令弟同耻乎穿于地上喜高浚乎山中不井則已井則必求其至大無水寧竭水則懼恐其不洪開千目以觀天上帝亦嚴于視聽動五丁以鑿地后祝亦避其銛鋒百人齊汲而無競萬家共飲之不窮素綆起而千泉並流如瀉山巔之瀑銀鏈下而衆聲齊激若考鬼下之鐘成湯七載之旱罕有旃亦不能

致酒漸竟九年之水鮮遇過亦未見有深者方深可
藏蛟剪荳燭影冬覺其溫夏利其冷裘井背與爾比
能淡淡而不厭斯奇諸水盡濁而彼獨清而不變
乃幸味不異于甘泉氣亦同乎香井爰稽往事愈覺
道肺飲絲珠之水代出嬌容斯地亦饒美女賢丹砂
之泉能增壽考此郡豈乏遐齡有聘淘出金錢縫其
下亦道君平之宅浣者不煩灰濯豈此水亦藉田叔
之靈無風自波聞亦偶同于溟井飲人可醉疑其上
應乎酒星是皆書之不倦而述之可聽者也居其地

而不賦其事。予豈寒蟬作吾而槁木爲形者乎。

序

智囊序

人生二十一朝以後，又非三代以降之民矣。智巧幻出，機變賾生，其聰明高出古人上。括天下童叟及婦人女子而試之，求一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杳不可得。有心當世者，方愚之之不暇矣。事輯智囊一書，開其無可復開之竅，輯之可矣，又奚事分類別聚，益廣其傳，俾天下之爲童爲叟爲婦人女子者益神明其

智巧而不可方物其機變乎笠翁曰不然今世所尚者詐也非智也智由性出詐以習成詐能庇身亦能殺身智能善世而其利又不止于善世智不可無詐不可有茍非熟讀聖經賢傳暨三代以下二十一朝之載籍烏知後世之聰明皆前人所謂殺身之具哉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鑿則機械變詐所由生也馮子猶龍之輯是編事求其備義取乎該惜悉失一哲人漏一慧語遂不覺網羅太密組織太工而流于鑿得朱子起而刪之理收其至當義律以自然凡有

以蔡蔡為明嗛嗛為知者即為古人藏拙寧使智盜于囊毋使囊覔于智庶幾留餘地以厚古人不使盡露囊底餘智而反為後人所竊笑計誠得矣

古今笑史序

予友石鐘朱子卓犖魁奇性無雜嗜惟嗜飲酒讀書飲中狂興可繼七賢而八八仙而九書則其下酒物也仲姜玉季宮聲亦具飲癖而量稍殺皆雅好讀書讀之不已又從而筆削之筆削之不已又從而剞劂之慮其間或有讀而不快快而不甚快者是何異于

包冶山評
爲劉伶吐氣精華說出以不離乎酒者近是

旨酒既設餚核雜陳而忽有俗客衙筵腐儒罵座使飲興爲之中阻不可謂非酒厄勢必扶而去之以俟洗盞更酌此古今笑之不得不删删而不得不亟謀剞劂也人謂石鐘昆季于此爲讀書計爲舉其爲飲酒計乎是編之輯由于馮子猶龍其初名爲譚槩後人謂其網羅之事盡屬詼諧求爲正色而談者百不得一名爲談槩而實則笑府亦何渾樸其貌而艷冶其中乎遂以古今笑易名從時好也噫談笑兩端固若是其異乎吾謂談鋒一轉笑柄不生是談爲笑之

王安節評：妙喻如畫

倪闇公評：引喻入化，蘇氏兄弟往往得力于此。

毋也無如世之善談者寡喜笑者衆或謂以我之談博人之笑是我爲人役苦在我而樂在人也試問今人演劇座客觀場觀場者樂乎抑演劇者樂乎同一書也始名談槩而問者寥寥易名古今笑而雅俗並嗜購之惟恨不早是人情畏談而喜笑也明矣不投以所喜懸之國門冀裨乎石鐘昆季肇刱旣竣而問序于予予請所以命名者仍舊貫乎從時尚乎石鐘曰予酒人也左手持蟹螯右手持酒杯無暇爲昔人淸談知有笑而已矣但為予猶龍之輯是編述也非

黃無傲評嬉笑雕琢痕跡俱化所謂自然成文者也

作也予雖稍有樽節然不敢旁贅一詞又述其所適者也述而不作仍古文也試增一詞爲古今笑史能免蛇足之譏否乎予曰善古不云乎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是集非他皆古今絕妙文章但去其怒罵者而已命曰笑史謹曰不宜

求生錄序

人有言天不幸而爲霜雪時不幸而爲秋冬金不幸而爲斧鉞官不幸而爲士師以其有殺無赦而與好生之道左也今之爺推即古士師之流亞秩雖稍卑

[illegible]於章評[illegible]攬千鈞

而實爲殺人之權之所自始節推曰可殺然後提刑者殺之提刑曰可殺然後督撫按殺之督撫按曰可殺然後司寇殺之司寇曰可殺然後天子殺之是節推一官專以殺人爲事者也而仁人爲之則不然仁人之爲是官也以殺爲生者十之一以生爲殺者十之九非故疎其網以漏吞舟藏以棘聽之下必殺之罪原少而介在可否之間者實多也官之自視者重則其視人之性命不得不輕拔一毛而利天下爲我者弗爲惻然其[illegible]矧今日之爲功令又不止于去

官而已乎此人命之悉爲草菅耳仁人反是以能不有其官也非止不有其官且能不有其身也有能存此一官一身凡可活民而壽國者何事不可爲而究竟此官此身未必果失於是乎天下之人非止頌其仁又且服其智矣故天下節推一席非豈弟君子居之不可而交安紀子湘先生實其選也先生理杭十載因其斷獄明敏爲諸上臺所器重凡十一郡難决之案悉歸之其閒類多死獄入先生之手即生十一郡士民咸稱先生有活人癖先生曰予非能活人但

蔡龍友評：此段直說執法守官身所流法矣

上左□評：□□心從□發內□之心□□□□微

能不殺可以不殺之人耳其道在求焉言乎求[illegible]上[illegible]一大獄輒爲反覆求生非求之上臺亦非求之上臺求之于招詳案牘之外及兩造供吐之間也從來[illegible]審重獄必據初招若存一初招可據之見於中則我爲彼役而人之性命危矣略去初招自爲裁决若此案之對簿自今日始者訊得其情始取原招相印同者同之異者異之其同者非我同人人同我也人我僉同殺之非失入矣而猶復爲求之恐我謬而人亦謬也其異者非我有心異人人亦無心異我不求異

而自異殆有天焉為生之非失出矣而猶復為求之悉人是而我非也大約非少是多即為力任乎身乎非所計矣此先生未去杭時告予之言予韙佩而未敢茲攝官淮上余適假館白門因刪資治新書之二集走力索稿于先生先生惠予數十幅悉屬平反大案予曰此活人書也不可不令孤行于世梓成是集顏曰求生以二字係先生得力處故為揭出以志哲心至先生宦浙十年起死人而肉白骨者殆以千紀此等讞語多至汗牛刪之將不勝刪是區區數十幅

者不過全豹一斑烏足以當什一之數哉

朱梅溪先生小像題詠序　崇禎末年作

士之獲交于王公始有決焉李生于梅溪先生是也先生爲帝室苗裔生于楚仕于豫章與婺州風馬牛使先生以顯宦臨吾地冠蓋森肅李生有望塵而走耳幸其來也以諭李生以襪線短才炫弄于先生之前先生遂謬賞焉然李生之重先生也不以官故以才故先生之憐李生也不以才故以落拓故兩人忘形之交自今日始今日何日癸未之陽九也陽九爲

包冶山評
字通于詩
文生平情

數之奇先生數奇於仕李生數奇于儒兩奇相遇而適値斯節詎非天乎是日也先生復出小像示予像出會波臣手意思閒適有天隨古處之致而一種豪宕之氣躍動薄蹏間昔宗少文孫茂深爾入名籍甚時人欲與之遊不得乃命陸探微繪像挂之壁間然則得邇先生于尺幅者已幸況予笑言吟和相忘于布衣進賢之外哉故曰天也

杜于皇曰以天字爲起結以奇字爲間架措辭命意古朴縱横置之昌黎集中世亦癡莫能辨

名詞選勝序

七禮黃評　論文運之盛衰實具千百年眼筆趣駘宕如泛春湖

孫宇台評　歷數運字實脈胎于昌黎亦千古確論

文章者心之花也溯其根荄則始于天地天地英華之氣無時不洩洩于物者則為山川草木洩于人者則為詩賦詞章故曰文章者心之花也花之種類不一而其盛也亦各以時時即運也桃李之運在春芙蕖之運在夏梅菊之運在秋冬文之為運也亦然經莫盛于上古是上古為六經之運史莫盛于漢是漢為史之運詩莫盛于唐是唐為詩之運曲莫盛于元是元為曲之運運行至斯而斯文遂盛為君相者特起而藥之有若或使之者在非能強不當盛者而使

之盛也不知者曰唐以詩掄才而詩工宋以文衡士而文勝元以曲制舉而曲精夫元實未嘗以曲制舉是皆妄言妄聽者耳夫果如是則三代以上未聞以作經舉士兩漢之朝不見以編史制科胡亦油然勃然自爲興起而莫之禁也文運之氣數驗于此矣予爲是論蓋以言乎今日之詞云自有詞之體制以來未有盛于今日者雖曰詞始于唐而盛于宋然唐宋之工此者自屯田眉山淮海清照稼軒而外指不數屈繼起而建標立極者雖不乏人然考其姓名總不

鐵梁汾評　世人借此一字支其淺薄今人道破矣

越花間草堂尊前蘭畹之四集較之歷代詩人之數不及百一此何故哉蓋以詞名詩餘似必詩有餘力而後爲之夫既詩矣焉得復有餘力哉不意傳至于今嘯歌之外靡事可爲才彥精靈悉無所寄即使未有塡詞一道猶將創而爲之若屈原之于騷相如之于賦東籬實甫諸人之于雜劇皆前此本有而自我作之矧成法具在作者寥寥有不起而修廢舉墜揚嶽振響以鼓一代之休明者哉雖然此非有科名誘之于前夏楚督之于後莫知其然而蠢然非運爲之

誰為之乎孰此證吾言謬乎非謬乎十年以來舍稿山積繕本川流坊賈之捷于居奇者欲以陶朱猗頓之合謀舉而屬諸湖上翁一人之手噫謬矣哉文之盛衰猶視乎運豈書之傳否我得自為政乎況當世名賢之司月旦者莫不秉遴而起選有定本懸之國門予高才捷足一無可恃鹿死于前而猶馳逐于後不為先入關者笑乎坊人固請不已爰有是刻名曰選勝蓋以諸選皆勝而我拔其尤是猶勝人之勝非敢勝人之不勝也

孫宇台評　予最愛此等文字為其有濠上風味

詩韻序

笠翁詩韻者非取古人已定之四聲稍稍更易之而攘為已有蓋云一人自用之書非天下公行之物也旣為一人自用之書則手錄一通括之囊中可矣烏用災梨禍棗聽其馳逐天下為日私之一人者初心而公諸天下則人實使之若水之旣决火之驟然而有莫可如何之勢也予初辨四聲時髮尚未燥取古今不易天下共由之詩韻逐字相衡而辨其同異覺有未盡翕然于口者心竊疑之而未敢致詢于人知

天下古今之不謬而予一人疑之之謬也及取毛詩屈騷以及秦漢以前諧聲協律諸文詞句櫛字比而驗之始知非盡我一人疑之之謬而普天之下之人之口皆讀字從今不從古之謬也雖然以古韻讀古詩稍有不協即叶而就之者以其詩之既成不能起古人而請易不得不求肖古人之吻以讀之非得已也使古人至今而在則其爲聲也亦必同于今人之口吾知所爲之詩必盡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數韻合一之詩必不復作綿兮絡兮

殷泯紛評使錢牧齋見之定取以評李滄溟樂府

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之詩使人叶風爲孚金反之音以就心矣必不復作鶉之奔奔鵲之彊彊入之無良我以爲兄之詩使人叶兄爲虛王反之音以就虛音矣我既生于今時而爲今人何不學爲關雎卷耳之詩而必欲強效綠衣鶉奔之爲韻以聾天下之耳而并逆其耳乎執此爲見笠翁詩韻一書遂貽其核焉又慮獲罪于古人貽譏于見者取古韻之字而經緯顛末之但有分別絕無去取又取詩韻中一切便宜可行之事應有而未之見者一創百創悉載

其中題曰笠翁詩韻所謂我行我法不必求肖于人而亦不求他人之肖我即如詩文諸稿之不以集名而標其目曰一家言此物此志也坊人固請行世者匪朝伊夕予莫之許非慮獲罪于古惟恐見詫于今耳詎意癸丑夏予入都門兒輩不肖爲坊人所餌可否勿詢取而畀之及予倦遊而返版已垂成莫能追毀然既經問世不得不剖析其由序之不已而復有側言皆迫于莫可如何而求天下之亮我也至笠翁詩韻四字即謂仍其名以獨書已過不使古今人分

謗可也

觀音大士持驗錄序

佛中之有觀世音猶神中之有關夫子皆百千萬億其身散滿于天地之間而與斯民習處者也胡以知之知之于鄉設里舉之情家戸戸祝之口試問普天之下自京師以及州郡等而下之即十室之邑三家之村有不設關夫子廟與觀世音菩薩之菴堂寺院者乎曰無有有一庶民之家不肖其像而供奉于中堂者乎曰無有然則同一神與佛也何所見而分別

其間獨疎衆而容此尊之如父親之如母朝夕事奉
若定省其親之不輟乎曰此無他以其能憫人疾苦
救人危難又不自以爲煩而人所求輙驗耳夫神靈
佛法之驗與弗驗不必求諸事跡但觀人情嚮往與
否古云醫門多疾多疾之門即良醫所居之地也一
劑弗效人皆避之尚肯叢集其門乎以林林總總之
病夫叢集一人之門則其無藥弗效可知已同一神
與佛也而獨夫子及觀音大士獨爲人所嚮往若此
非有所驗而然乎有現宰官身說法者集古往今來

觀音應驗之事跡剞劂告世而索序于予予謂徵之以往不若徵之現在考其事功不若考其所處之境界俗情喜附熱熱則爭趨大士非古佛乃一當今得氣之時人也持誦其呪有如遵時王之制讀新貴之文朝用力而暮收功不爽可知已至與關夫子同日而語者以人無徵不信止徵一節而不及其他猶曰偶然而莫終之信也故與比衡有詰予者曰果如子言神莫驗于關夫子佛莫驗于觀世音然則舍此而外皆弗驗乎予曰不然神佛雖衆各有任事之一人

如宰相之柄國。大將之治軍。將相功高而利歸于國。頌將相者。非頌將相。頌國家信用之得其人也。大士靈而佛法盛。關聖驗而神道尊。皆不特有功于世而且有功于天地神明者也。謹述管見而爲之序。

今文園詩集序

丁巳春。予自白門移家。家湖上。碧波千頃。環映几席兩峰六橋。不必啓戶。始見日在卧榻之前。伺予動定。因題一聯于齋壁云。繁冗驅人。舊業盡拋塵市裏。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畫圖中。又歎家慈在日。泛湖而樂。

指岸上居民曰。此輩何修而獲家于此。今全家入畫而吾母不與。正切風木之悲。適天台葉先生以予告養親。偶來湖上。投我以今又園詩刻卒業而歎曰嗟乎先生有母。翳我獨無。且人皆有母而無母。先生獨能始終以有其母。何其幸歟。夫人宦遊四方。咸歎不遑將母。即或偶歸。歸而復出。至臺倚閭之望者往往而是。先生令潛瀨考。擢刺彬陽。皆得迎養其母。無何而請假歸台。尊去台徙鏡湖之上。又獲依依膝下。以親子全家入畫。而獨少一人者。其幸不幸何似然

先生則更有不可及者。自去邢之明年。即聞滇黔之警。凡仕于湖南而不得歸者幾何人。去台之旬日聞叛復作。依草附木者揭竿而起。凡家室之免于塗盡者。又幾何族也。而先生皆得脫然于顛危之外。以常有其母。是豈人可易及者歟。如其戀戀一官。則此時此日。不知身在何許。家在何許。其視全家入盡而獨少一人者。又有幸不幸之分矣。尚能驕我以天倫之樂。而朝暮肆力于詩乎。夫以始終奉母一節。已當附于王陽孝子之列。可傳于後。而况其詩之清真高邁

掩映今古又自有其可傳者歟因不移晷而爲之序蓋借先生之幸序予之不幸耶

覆瓿草序

覆瓿草維何家仲石菴之詩文也詩文而以覆瓿名雖曰作者之謙詞以予視之似奮天下人之見書弗讀輒以覆瓿者秦一世之盡付祝融絕無去取之可恨耳書之可使覆瓿者衆矣予謂未讀其書先視其人其人碌碌無所短長則其書可以讀可以弗讀然而不以人廢言夫子又嘗言之至其人爲君子則君

子之言矣。聽君子之言。而竟如竟耳可乎。予家石巷。君子人也。事親孝。事兄悌。其為吏也廉。其為友也信。至居家庭待妻若子。雍雍穆穆。又無俟言矣。其學建德。宏猷不著。惜以細故謫官。予作一聯贈之曰。才奇而肝膽俱奇。慣以熱腸加冷士。官左而襟懷未左。偏于忙處覓閒情。識者謂此一聯可作石巷一幅小像。其人如此。其言可知。大率清真超逸。自抒情懷。不屑依傍門戶。但恨其少耳。然石巷之詩文。勇于作而懈于收。往往散漫于鄰架之外。臧獲輩不知。悉以委去

是他人不以覆瓿而自甘覆瓿故病其少若是則覆瓿二字即謂石菴自道其實也亦可

琴樓合稿序

才非天下之善物也竊怪古今人多昧此有者矜之無者嫉之稍有而非絕無者苟遇其人又欣欣然願慕之是皆未考才人之遇及所享之年嘉其一得而忘其衆失故逐逐于此而烏知其非善物也哉蓄才者非他窮人夭人之具也男子而才求為富貴利達也難矣婦人而才求為得良配居正室免于摧殘困

厄得遂其中懷也難矣。如其偶得。則不數年而妖。大率妖者其常。即偶得亦其變也。彼常戚困厄不獲遂其所懷來者。亦烏能損彼益此。究竟同歸于盡而已。予故曰才非善物。爲天下古今之妒才慕者妬而欲殺者下一轉語。使知天之予此于人也。愛憎相半。而人之受此于天也。利害適均。嫉之者無煩欲殺。造物自能殺之。爲千古詞場靖戈矛而弭怨謗。未必不階于此。論昔之才而窮。窮而且殀者。代不乏人。予爲舍古援今。則觀胡子文瀚之細若樣雲及樣雲之尊人

步青益知予言之非謬。步青余友也。其才若怒流之澎湃。怪石之嶔崎。又能降作古之才。攻制舉藝。以取一第。縻百祿。何有哉。乃纔舉于鄉。而齎志以沒。其爲壽幾何。僅盡仕之年而已。此男子有才之徵也。槎雲之在謝庭。素工詠絮。爲諸昆季所誇許。及歸文漪。才相準而貌相猶。以名士之女。復得韻士以爲夫。且居正室。少媵娰。已不爲人嫉。而又無可嫉之人。是爲婦人而百祿是遒者。莫槎雲若矣。適結褵甫七載。而遽作修文女士。從尊人于白玉樓中。使其才稍劣。貌稍

姬琴瑟之遇稍乖則造物之相奪恐未必若是之遽也由是觀之才豈善物也哉文漪不能久離其身而思永偕以集因哀是書以傳琢聯璧合洵雅事哉予情士也向者速喪二姬前後作斷腸詩三十首怒造化之不仁嗟好物之易壞而特爲此不平之鳴然才之可貴自若也惟其可貴是以可嫉造物且忌之况于人乎此平情之本論也前言過激等復悔之

制師尚書李鄴園先生靖逆凱歌序

八閩之叛始于滇黔是人而知之矣撫閩之功由于

奉

命督師之

康親王亦是人而知之矣。但閩藩初叛

王師未出之先，三衢扼兩浙之咽喉，兩浙又爲沿江諸省會之門戶。三衢失守，則兩浙成墟；兩浙成墟，則姑蘇、建康之安危，非我輩愚民之所敢知者矣。矧浙東數郡之奸民，依草附木而爲不逞者，每寨動以萬計。是時江浙二省數百萬生靈，惟于先生一人是賴。使先生于閩警之日稍遲片刻之行，則三衢八婺非

我有矣。然先生文臣也。始行之日。人皆笑之。謂韜鈐非所素習。帷幄並無一人。輕題同是。招尤往患。亦難濟事。不加熟籌而奮然以往。儻乃行之有未乎。乃先生則大不然。固文臣而深于武畧。亦精于謀者也。一至西安。即披堅執銳。爲士卒先。十[illegible][illegible]節會。未敢遽信爲質也。謂不過張虛聲以威賊。且堅壁下壘傳之心耳。誓師爭先。臨敵不能不後矣。乃先生則又不然。賊恃火攻。砲聲絡晝夜不絕。守禦諸將士。從無敢近賊營十舍者。先生以單騎逼之。砲中副車數四。而

不及身忠誠之所格也自是而將士幡然收日虛聲爲實事矣文臣且然剡武士乎制文武者且然剡爲所制者乎原以滅賊之心者旣樂爲不令之行素無捐軀之勇者亦攝于不怒之威靖邊奇功實基于此所轄將士無不躬冒石矢以一當百大小數十戰斬賊首以萬紀賊自是攝深自守無東向之心矣先生原欲渡河長驅直入闖界因樹

聖天子赫怒臨軒親誓[illegible]旅而受

命專征者又出多智[illegible][illegible]之

康親王知一出而燎原可滅賊首不足爭矣遂厲兵秣馬以待及

王師至而賊胆愈寒始則窺浙未能而閩守繼則閩守不得而請降兩浙蒼生之得有今日者上則

聖天子之威靈中則

康親王之謀畧等而下之則鄭圍先生之忠而且毅諒亦史筆之所樂書而天下口碑之所不能泯滅者也杭城父老子弟聞八閩底定謂先生指日班師凱歌雖奏于軍中而原其所自則出黔黎謳頌之口以

予操觚一生稍嫺聲律而今且老矣黃童騎竹白叟編蒲候節旄旋省之日觴口同聲而唱于道路之間亦燕賀昇平之樂事也予不敢謝不敏因序而歌之

古云君明則臣良雖曰美大臣之功實爲

聖天子須知人之哲耳古之能守者二人皆由君上之能任蕭何之于關中寇恂之于河內是也今之能守者亦有二臣李鄴園先生之于浙蔡亡庵先生之于楚非古今四大金湯而千百年後配享無窮之名宦乎雖野史不足流芬亦董狐藥籠中物也

送別駕許公漢昭擢郡司馬序

康熙戊午之三月杭別駕許公漢昭擢漢陽司馬聞其地就近題補有人將詣闕改授須行杭之縉紳士庶遮道請留不得乃躋公堂執兒觥而涕流致餞餞畢散去有二三父老操口碑自始之權者坐長林豐草間私相謂曰一官有一官之品行要必定于秩滿既遷之日蓋一日未去其政行變節與否尚未可知也今許公秩滿而遷矣品行已著請就行事而定公評殆何如人乎一人曰公

具盤根錯節之才。排難解紛之力。臨政有先幾。入手無難事。蓋能臣也。一人曰。公矢氷蘗之操。卻苞苴之獻。束裝就道。行李蕭然。蓋廉吏也。一人曰。公視民如傷。字之若子。政務從寬。多勸少懲。蓋仁人也。一人曰。公倜儻好義。賓至如歸。雖宦況如水。而絲竹之聲未嘗去耳。蓋豪士也。如是者紛紛不一。李子從旁竊聽。皆是之。而不能不贊一詞。乃側身入座曰。諸君之言當則當矣。然猶有未盡者在。以予觀之。乃守分安命之達者。父老曰。胡以見之。李子曰。公之蒞浙也。凡十

有二年其間勞績顯庸難更僕數苟能自陳功伐求
註上考于各臺則一遷再遷奚俟今日他且勿論即
以軍功紀之自粵閩有事以來數百萬軍糈之轉輸
以軍功一人之手以此云功功莫大矣公匪但不自
滿假即各臺齒及亦止曰分所當然介子推不言祿
而祿亦弗及此公之不得異擢必待秩滿而遷遷亦
止於郡司馬夫此一官者乃其分內應有之物非智
取力圖而後得之者也非守分安命之達者能若是
乎予謂當今之世求才人易求達者難才不足為力

不能爲而守分安命者愚也非達也以公之才而稍加之力何高爵厚祿之不可得而乃得一分內應有之物于一十二年之後乎且予所謂力者非當今仕宦之難事方今兵革未偃需餉方殷
朝廷廣開事例在位諸臣以捐俸助軍拾級而上者不知凡幾是謂力也公非不能爲不欲爲也非不欲爲知分不可越人不可以與命爭也如其命合大貴焉知此番箚
闕當路諸公不齟齬與情入告而膺不次之擢乎跡是

而觀公之品行爲何如邀諸父老然予言羣然呼之曰達者予退而筆其事節以代渭城朝雨之詩云

香草亭傳奇序

歲丁巳自春徂冬湖上翁善病不起刀圭罔效入冥殭而復出者三因索驗方于古人取枚乘七發暨陳琳愈頭風檄輾轉讀之疾且愈甚古譚真欺人哉迨戊午春朱子修齡持鏡曲化農雙鯉并所撰香草亭塡詞索予言弁首以問世予病中得故人書甚喜然操觚染翰豈病者事乎剖緘讀之則非書非詞乃方

與藥也合本草一大部煅煉成書欲起死人而活之先活草木金石之腐且朽者如劉寄奴桑寄生之屬盡使着優孟衣冠歌舞笑啼于紙上以活藥藥死人未有不霍然起者讀未竟而病退十舍因歎鏡曲化農爲巽人豈知湖上翁有塡詞癖故特以酒解酲抑無意爲之而我適逢其會耶若是則折股知醫操瓢染翰誠予病者事也從來遊戲神通盡出文人之手或寄情草木或託興昆虫無口而使之言無知識情慾而使之悲歡離合總以極文情之變而使我胸中

若塡詞出殆盡而後已然卜其可傳與否則在三事曰情曰文曰有裨風教情事不奇不傳文詞不警拔不傳情文俱備而不軌乎正道無益于勸懲使觀者聽者啞然一笑而遂已者亦終不傳是詞幻無情爲有情既出尋常視聽之外又在人情物理之中奇莫奇于此矣而詞華之美音節之諧與予昔者閒情偶寄一書所論塡詞意義鮮不合轍有非警拔二字足以槩其長者三美俱擅詞家之能事畢矣香草亭之出拜月牡丹二亭不憂鼎之缺一足矣序成而寄語

化農子病則賴子以瘳然病根尚未拔也病根由貧子能再以鍾離一指善其後乎吾知鏡曲化農之術不能仁乎此矣

和鳴集序

才爲造物所吝不與姿貌祿位同其濫予夫人而知之矣然合天下古今計之不特才士如林卽才媛亦復輩出是知人有雌雄才無牝牡造物欲予卽予之非巾幗所能辭鬚眉所能獨擅也夫旣若是則天下古今之爲夫與婦者皆當並受于天而無巧拙不齊

之數矣。何以才其夫者必不才其婦，才其婦者則或偶才其夫，亦復散多聚少，不數年而蘭摧玉折，不則鳳寡鸞孤，求其白首和鳴者百不得一。何造物不均若是哉？造物曰：此正所以均之也。物之多而賤者，可以普施天下之雨露地之水火菽粟是也。其艱而少者，則難徧及家授一人戶施，點澤猶慮不足，焉得人人而濟之？見有夜光之珠，室懸數顆，公孤之爵，家畀二人者哉？一不肯私于一家，正欲公諸天下耳。此男婦之巧拙，數所不能齊也。吾獨于錢子照五、馮媛又令之

爲夫婦竊有異焉照五才于外又令才子內有所必和無唱不隨且以兩人之詩合爲一帙題曰和鳴集而問序于予予不幾夜光合照公孤嫓美而與予所持之前說大相背謬乎哉曰是又有說焉照五又令之爲夫婦德偶也非僅才偶也才者難並之稱德者有鄰之物德不孤之名論豈特爲朋友言之哉老萊之妻梁鴻之婦皆德鄰也武林同人之稱照五與名媛閨秀之美又令皆先其德而後其才以才其緒餘耳然則造物者即刻予千古而欲孤其才又安得不恕

毛稚黃評
黃鍾大呂之音湊之喤然能使蛙籟俱啞衍中數箇

手一剌而忍孤其德乎此錢焉二人之可保無虞而
和鳴一集之甚垂不朽也是為序。

壽序

兩浙撫軍陳司貞先生壽序　劉耀思屬草用

冢宰次辰黃公衛。公生于五月十二與闕

大子同日、

大中丞建牙于外。與冢宰相端揆于內。其操國家樞軸
均也。今下而山嶽動政行而世俗移致若澤民之得
自行其志使吾肘不掣于他人者莫爾臣若矣然使

蒼古雋如先秦人語

孫宇台評

入第見其傾河倒峽不知其紀律其整殆如程不識用兵

竊宇承平相天下者居重馭輕事事扼其要領開府于外者威令雖嚴終不得媲尊于内一當烽騰燧舉疆埸有事之秋廟堂隔于千里懸揣無由機務决于一時瞻顧不得雖有堯舜湯武之君伊周房杜之相不得不以外事付之外臣聽其操縱予奪則此際之大中丞其任其權較平時之宰相爲尤重得其人則危者安難者易變苦境爲樂郊使凡民之鳥獸散者復若蜂屯蟻集而來聚斯何人哉若吾浙新奉 簡命撫綏此邦之陳公是已公非遽撫吾浙者也 朝

廷重視此任而未肯驟予先試之以吾敎其所藩之力保障之猷難更僕數是時滇黔首逆鬨敗效尤東南諸省會在在戒嚴而吾浙尙為無事之地然無奈池魚林木之受殃無事之甚于有事也須馬于是乎經芻糧于是乎出舟車之假力役之征無不于是乎取給當斯時也即以數十年前家給人足之兩浙猶難勝此重困矧在三空四匱民脂告竭之際乎公未入浙之先在位諸下僚有束手攢眉免寇求去而不得者自公至止政無大小事無難易勿論是藩務非

藩務一切引為己任凡有告者即曰有我在無憂也于是弗緩弗遽或行或止勞其心而不必盡勞其身有時忘寢廢餐而人莫知其苦翻若有悠然自得之容者總歸于政行事舉軍飽民安萬無一失而非維時親王暨諸大臣提禁旅而出者皆駐師于浙耳而目之無不敏其才而懋其功遂交章薦剡以上之先是

輦下諸大僚得之道路之口者靡不入告以寬

聖天子南顧之憂至是內外同聲遂不覺大霽

天顏而謂臣下曰是誠可以撫浙者矣是誠可以撫

浙而使反側未安之子罔所圖而來不但撫浙而兼可撫浙之外矣其亟以斯任畀之上以撫浙之[illegible][illegible]吾浙人民得其所天之所自也公[illegible]浙以[illegible]未嘗稍設藩籬畫政自守先竭全力以圖治浙[illegible]大任既歸之後乎向所欲行而未行者今悉行之[illegible]而難行之而未暢若草木始萌待雨露于天而後華且實者今則自爲雨露而無所俟于天矣由困極而小康由小康而大治公其始終造浙者哉有以神明頌公者曰明生于公無幽弗燭自公居高始無冤獄有以豈弟

頌公者曰尊而忘尊以撫為字乳而育之視民若稱有以果斷頌公者曰利器居先霹靂在手盤根錯節于公何有有以縝密頌公者曰智深勇沉心細于髮其外可師其中難法雖是者不一辭皆載道之碑未鐫之石而先銘之口者乙卯天中後八日值公覽揆之辰予自請告家居與諸父老扶杖而觀盛治者最歡且洽正擬前致一詞發華封人之祝適二事大夫之欲爲公壽者徵言于予予遂不辭謭劣而述其梗槩若此是日也蹌彼公堂酌彼兕觥者雖不乏人然皆

顧深汾評：文如笙簧，能以造化之巧，當遇合之奇，此其發者。

佩玉鳴鸞之有爵者不則黼世長民之有德者不則黃耇台背之有年者其餘黃童赤子耕農織婦齒幼分卑不得與達尊之列者皆具斗酒隻雞詣漢壽亭侯之廟而致祝焉以公與漢壽亭侯雖已往有千載上下同庚之義漢壽亭侯之爲神扶正抑邪不遺餘力墍公若此未有不蔚陵其葬而松栢其封者歟以祝彼者祝此噫跡公所生之辰先與凡民異矣安得不撐天拄地而爲當代偉人者哉

代壽鳳陽權使謝慎伯序　時公按部在途

陳黃評疏暢中復有典重嚴整之際此南豐弁山得意筆也

孫宇台評開局甚壯後面敘事亦儼然有法

祝士大夫之壽與祝林居家食者異與祝奉使按部諸士大夫之壽又與祝居所不遷坐受百僚之燕賀者異何也林居家食之人以清靜爲福者也故祝其有年必先祝其無事祝士大夫者反此祝其多壽必先祝其有爲有爲而後可以致君可以澤民致君澤民而福仍歸已可致遐年故祝壽必先祝其所以致此者若夫居所不遷之士大夫雖曰有爲猶是勞其心而遂其身未必櫛霜沐露東西其轍每及覽揆之辰端居堂廡百執事羅拜于下進萬年之觴奏九成之

舞衎然樂也其爲頌禱之詞可以有可以弗有爲其安也安自致福祝之何爲至于奉使族部之士大夫非迫于　王事之靡盬卽凜于　簡書之可畏且課程無餘日奏績有定期常有稱觴之日與驅道路不及受斯民羔酒之獻者凡與同事一方之大吏及文武屬僚及縉紳父老當斯時也既不獲躋彼公堂效華封人之面祝惟有以口代兕觥遙相稱獻祝其所至承禧身在岡陵則冀岡陵比峻身蹈川阜則冀川阜競長而已矣故凡頌禱之詞之不容已者惟奉使

按部之士大夫又必于其稱觴之日馳驅道路不及受斯民羔酒之獻者若我慎翁譚公今日之初度可謂適當其會矣公曩以治新蔡奏最擢西臺主政平反寃獄甚多茲奉　新綸來視鳳榷他榷惟課商稅錢穀非其所掌此則總理倉儲軍民盡轄公有兼人之才適仔兼人之任人地相宜莫宜于此迺下車未幾即脂白門皖上之車勤　王事也時去公誕日不滿二旬有卧公轅下請緩其期以俟觴畢而後去者公莫之許謂不見夏禹之治水乎三過門而不入歲

時伏臘且不有何有于生辰迨公行後諸縉紳士民謂公雖出而祝頌之期自在不妨遥贈紫氣先致願禱之私再俟旌節既臨補申三祝未爲晚也因走使乞言于予以予叨附年誼公牧新蔡時既與予治接壤今予家食又與化境相鄰取其近而易致亦復知而善詳也公爲文安鼎族先世叠有聞人尊公九還先生以名孝廉分符爲浦江邑宰遂以治行世其家昭代取士之文莫盛于壬辰一闈而公以是年舉進士名較同榜諸人尤噪焉及仕中州才寬于地遊刃

之下。恢乎有餘。凡其所為諸善政。一秉于尊公之治蒲陽者。而清白之風。尤足繼之。及內擢立朝。復錚錚有聲。秩經兩遷。而不離其地。秋曹治績。無有出公右者。今出理是權。適當軍興旁午。戎馬需糧。司農望賦俱甚渴。公才非此不展。試觀莅事之初。條理井井。既不困軍。又不病民。而國賦芻糧自足。由此飛輓軍前稇軸內絮紓我

皇上南顧之憂者。舍公其誰屬哉。一日九遷。跂足可待。非尋常卿貳之位所能限其功名者也。請以區區

親報之詞懇爲左券

壽張俊升臬憲序 代

有葯延年之術于佛老二氏者。老氏之徒曰。清淨無爲。壽之本也。佛氏之徒曰。慈悲好善。壽之基也。二說互異。其人取決于儒者。儒者曰。皆是也。吾聞孔子之言乎。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清淨無爲。非靜而何。慈悲好善。非仁而何。殊途同歸。三教寧有異致哉。若是則仁者壽一語。已盡千古養生之秘。然而不察。動舍中庸而趨隱怪。于是導引丹汞之說。克塞凡

民之耳矣烏知仁者獲壽理所必然但人生于世而求爲仁者亦難矣哉至爲人而作仕宦作仕宦而復爲刑名訟獄之專司于此而求爲仁者其難較之常人奚啻百倍當此之世求一處極難之地而殫力行仁人能知其必壽者則莫若予同譜而秉憲吾鄉之俊升張公真可質書左券俟百年後取而驗之者矣張氏爲關東望族公之先世繫

本朝汗馬勳臣公少而神穎無書弗覽覽輒成誦即不攻舉子業亦可以世胄入官而公弗屑也與難弟

秀升同入鄉校其膺鄉薦而又並舉進士觀花上苑時聯鑣並轡又皆弱冠之年都人士艷若僊之一對神仙而猶不盡知其爲兄若弟也其後仙驥尾分榮殊甚公由縣令而主政由主政而員外郎由員外郎而兩居諫垣一乘驄馬聲名赫赫于輦下即出而建節淮揚其整肅吏治與臺省風裁無異今來撫浙撫一省政刑之要其聲華矩度又不訊可知計公歷官九任凡二十有二年賢政美績雖更僕數吾不具論既言仁壽則專舉慈祥豈弟之一節以爲仁壽之

徵而已矣其宰上杭民頑梗而易犯法公寓誠于勸格之以誠恭幾而頑者化矣蒲鞭雖設民以不辱爲榮其仁于爲令者若此追入西曹始至即司督捕督捕者遁人司命之官也時 國法初嚴羅者罔赦官偶失出即罰不旋踵匿此之家及比鄰十餘戶均難免池魚林木之殃公一味行慈罔恤利害止罪遁人而寬治一切入湯網而復出者不知幾千萬人其仁于爲郎者若此及居青瑣入烏臺有弗言言必期于有關生命即活一人而無補于千萬人者猶弗活也

糾彈酷吏而民遂其生。削除秕政而國延其庥。讀
行言聽。膏澤下于民者凡七年。所其仁于建言者如
此。至于淮揚饑饉。殍實溝渠。國賦難償。吏民交困。
非公以回天大力請蠲告賑以致
聖天子惻然垂憫。數番大賚。則兩郡蒼生。寧有孑遺
也哉。此其仁于江之南北者也。公之未擢臬憲也。滇
黔倡逆。八閩效尤。兩浙愚民。不無揭竿而起。依草附
木以待之者。然逆案一起。羅織紛然。凡屬讐家。無不
藉口。聞臬憲詰戎者新至。皆圖洩忿于馬首之前。公

覩獄詞凡有欺之以方者恐棄道旁治以不治隱然造福而民莫之覺也至理積案有犯重辟者爲之百計求生求之不得而繩以三尺猶引咎自歸曰寬敎明刑原非二事敎之未窮刑所由來此其仁于浙之東西者也凡此皆公今日之仁則皆公他日之壽也丙辰淸和月之八日值公誕辰同事諸公以予昔附榜末知公最深先一月而走書京邸索予言爲壽予故不辭謭劣述其梗槩若此其化有訟爲無訟是老氏之淸淨無爲也其使民無生而得生是佛氏之慈

悲奸善也其聲色不動而能使危者安亂者治則孔子所謂仁者靜而仁者壽也合三教而論之皆無所逃于壽域之中矣以此觴公或不同于飛揚浮詞與得公莞然一笑曰是可謂善頌善禱者

壽吳興別駕余公序 代

治天下之具有二政與刑而已矣此見諸事者也用政刑之具亦有二德與才而已矣此本諸身者也本諸身者既足而後隨取隨得施于政刑以治天下其如視諸掌乎吾今日之爲是論非襲老生常談蹈稱

功頌德之故智以觴我郡司農余公祝也以公富于德而優于才故以四者並列而歸重于才使人知居官蒞物者非才不能用其德耳政刑之重輕諸經及魯論載之詳矣惟是德與才之相需爲用言者雖多而未殫其蘊吾請爲天下暢言之夫人德之未修其才不足論矣德至而才不及焉猶菽粟備而鬻于水火布帛具而緇于纔紉其寒不得衣饑不得食與無布帛菽粟等耳天下豈少有德之人哉尼生孝已皆其倫也有德而無裨于人究亦不能成已將焉用之

我　朝自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創業于初。
世祖章皇帝繼志述事而奄有四海。其間輔弼名臣。內如伊周房杜。外若韓范龔黃。其人者。姓字之繁。難更僕數。人謂皆天下之賢臣。而不知卽天下之才人也。古云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夫其所謂才者。豈若今時之操柔毫耕硯石以浮詞麗句得名者哉。謂其有緯武經文之畧。與仁民澤物之功。

耳。

本朝諸臣之才。皆根于心而發于性。非由誦詩讀書。摹經效古而然。是卽

本朝之元氣也。迺今繼起諸君子。則又加進焉。家服詩書人敦禮樂。以準今酌古之才。運其根心發性之才。事業文章。合而爲一。猗歟盛哉。唐虞之際。不是過矣。然猶有能知而不能言。善述而不善作者。獨有人焉。了然于衷而復暢然于口。能闡微洩秘而有功于旣往。又能製銘作誥以垂訓于將來。爲繼起羣賢之

冠者則莫如吾郡司農之壽巖余公者矣公之太公以汗馬勳臣而剔歷中外後爲四岳名臣其子若孫卽不事鉛槧亦可以勳胄得官而太公弗屑也謂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君臣皆然而臣爲尤甚其擇師之嚴課子之篤不避古人責善之忌而性命以之故公昆季四人無一不淹通前古次第入官爲

聖天子敷文明之化而公又白眉于其間公賦性仁厚爲公子時西江父老卽歌麟趾之首章至居官之仁

怨慈祥又不待言矣吾茗素稱澤國十年九潦民苦流離非一日矣公所掌者鹽賦二政鹽則司商賈之命賦則操出納轉運之權奸民之病商賈者動以私蹉挫百無一實公晰其情多不受理得一二有據者坐以嚴法不稍假由是弊賴以絶民賴以甦至董各屬催科則又寬嚴有法秋成司納舊苦胥吏作奸動有需于屬邑邑取之民公端本澄源搜剔諸弊殆盡收納既易則轉運無難飛輓之捷悉階于此司漕及制撫藩臬諸臺莫不嘉其能而懋其績至于折獄之

明肩事之毅行已之恭事上之敬處寮宷待屬吏之質誠懇切無一不合於前人其在天下何待於假思議則根心發性之才也至于政行事舉之後以其所爲而方于至道無不依軌合轍則準今酌古之才也非誦讀之深而神明乎學術能若是乎矧公猶不自足仕優之學正未艾也是公之才與公之官吾皆不能窮其所至昔袁爽之姚元之趙清獻富文忠諸公皆以判郡起家公以少年筮仕即蜚英聲焉知不繼前人芳軌丁巳季冬之某日值公覽揆之辰予方治裝

諸
闕不獲與于稱觴之列正擬先期致詞效華封人之
祝適公所轄之一州六邑爲大夫者七人合詞遴牘
而徵言于予是得我心之同然諸大夫借予言以觴
公予又借諸大夫之觴以進予言是誠兩善之策也
故倚馬捉筆而述其景慕公者若此

祝陳大中丞太夫人壽序

竊聞曾子之言曰孝體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
次能養孟子之言曰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

養之至也由斯以談則尊親養親之事非至富極貴之人不能暢其報本之懷而使爲之父母者立于無欲弗遂之地彼菽水承歡負米盡養者雖曰貧富難齊各盡其職然而清夜捫心其于爲子之所生則終不能無忝耳以予觀之天子諸侯無論矣就常人而論人子之于父母不能以命服章其身鼎烹實其腹極天下快耳悅目之事娛其心十二時中即使强半爲歡而須臾愁嘆其爲子也呼之爲順則可矣名之爲孝且甚其辭而爲至孝吾終莫之敢許一事或缺

至云乎哉求其無事不備而足當至孝之名者其唯
奉
命撫浙之大中丞陳公乎公事太母李老夫人承歡
繼志解愠滌煩竭盡己力無片刻不快其心無一事
不滿其志萊子以斑斕博笑親心悅矣公以
朝廷所錫之華袞爲斑斕其爲悅也不更甚乎潘岳
以板輿承歡親身榮矣公以大中丞躬御之八座爲
板輿其爲榮也不有加乎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
徹必請所與如是即可謂養志矣公之酒肉爲何如

之酒肉。太夫人所與之人。爲何如之人。其豐約貴賤。吾不知相去幾何。懸揣其情。必有什伯于曾子者矣。以此而名爲至孝。尚有遺議乎。歲戊午上元日爲太夫人設帨之辰。公之屬僚。及數千里內外之公卿士庶。莫不齎羔持酒肴。入公堂而致觴。于余且言。貧則不能爲禮。賤則不敢爲禮。然思昔日之華封人。亦非有財而有位者也。三多之祝。未嘗不入神堯之耳。以言致祝。庸何傷乎。因走札四方。徵名流詩詞書畫。計三十有六幅。合成一圖。而名爲八卦。獻于公而轉獻太

夫人以益弄雛之歡矣。是日何日，張燈踏歌之元夕也。元夕爲一歲令節之首，太夫人適于是日誕生，奇矣。公之生辰又在五月之十三日，與漢忠臣關夫子同日而生，不更奇乎。由是觀之，知聖母哲人總與庸民有別，生辰且然，況其他乎。惟有以神仙日之聖賢事之而已矣。

何省齋曰：壽文以孝養立論，脫去尋常窠臼，笠翁可謂善祝善禱矣。序中贊其子，則其母愈見其賢，笠翁可謂味水知源矣。至太夫人得笠翁之文并垂不朽，方之中丞之孝養，又覺易一世而千秋矣。

祭文

季太翁暨太夫人雙祭文　滄葦侍御闇山仁山二使君孝廉之太翁太母也

嗚呼。人世浮漚。古今旦夕。吾人在電光石火中。誰能無死。但問其人之可死與否耳。若我延令季太翁暨太夫人。今日之仙游。其眞生有餘榮。死無遺憾者哉。太翁占籍延令。其先世貽德累澤。難更僕數。及太翁應運而生。早歲掇科第。歷任至天官。守二疏知足之義。退居林下。猶在他人强仕之年也。厥後繼起多人。愈戀東山。不肯復出。得令子侍御公首振家聲。充滿

其志而光大其業繼此而聯翩鵲起翱翔雲路者又不一其人海內數家世之盛者遂首推延令烏知其子若孫之彈冠而起正未有艾耶太翁自頤養天眞外惟以竊名園聆仙樂爲事寰中富貴之樂世外逍遙之游無一不擅其極總以太夫人之優于治內不煩夫子經營雖家務紛紜可以無爲而治也猗歟休哉乃今厭絕世氛雙雙遐舉拔家宅而唱隨天上騎鸞鶴而笑傲雲中顧勞人稅駕之年遠客歸休之日也世俗不明斯義槩而名之曰死因其家門甫盛正

當行樂之時遽爾遐升若有遺憾焉者試問人當生死之關所不能忘情于世者何事不過家國兩端而已太翁太母覩舉家食祿于 朝自以憂國憂民爲念使九州以內尚有一隅未平一政未舉是其爲國之心未死也今則四海蕩平康衢鼓腹其于國事亦何所掛礙于中而不忍釋之以去乎太翁爲貽謀之主太母爲內助之君日以昌大厥後爲志使子孫輩尚有一宮未顯一人未立是其爲家之心未死也今則簪笏盈牀蘭桂森立不能呼名而但能點頷者悉

李硯齋評
以慶賀體
作哀輓詞
妙絶千古
是當與前
人賀失火
文並傳

是繩武之良材與宗之美裔其于家事又何所係戀于中而不忍釋之以去乎可以去而不去與不可以去而去同一贅瘤吾知哲人之心必不以此易彼耳即今訃音一出哀動中原白馬素車充塞道路延令一城竟爲衣冠叢集之藪但見雷霆轟轟見孫哭也冠裳濟濟弔客臨也琮璜熠熠明器設也珍錯離離俎豆陳也人生得此夫復何憾太翁太母駕仙馭而臨之方抵掌歡笑之不暇尚隔幽冥而與兒孫對泣乎哉予小子非敢臨喪不哀故作矯情之論恐諸令

予宦游四方未及親視含殮聞音奔赴哀毀過情致生疾痛以負蒼生之望故倣達人遺世之意創爲是言使歌薤露者日誦于苫塊之側冀稍解大孝之憂云爾

祭福建靖難巡海道陳六來先生文

先生諱啓泰奉天之蓋州人福建巡海道也甲寅之變靖藩脅之使叛先生毅然拒之妻妾子女共二十四人呼聚一堂諭之曰吾世受　國恩今以死報我忠于國而輩當忠于我有不自死者我即

青固庵評：讀此等文，想笠翁良史才也，惜其不遇。

死之言訖各援以綆復挺利刃以待其夫人復諭諸妾及二女曰此時不決主人靖難後求死不能矣我請先之言未畢而自投梁上諸妾及二女皆迫于忠義不敢辭有一二因循者先膏利刃以示勸是以二十四人之中止留二子爲宗祧計餘皆繯首于一時先生命屬吏各治棺衾浮其一以自待目擊衆屍含歛畢遂北面叩頭流血被面始飲鴆而卒此三藩叛後靖難諸臣之第一人也漁受先生特達之知聞凶耗于乙卯夏驚怛久之然不

敢設位而哭慮此信之或訛耳丙辰冬八閩大吉詢得實耗始而悲繼則悲喜相半喜先生之得出所而且未嘗援首于人也予家人欲僕顯輓經營設奠未曉予曰士哭知己等于君親人能待淚不能待也矧閩越相距數千里而遙遺予孱弱知其扶襯于何年望空一祭不可少也遂設鷄魚豚首各一蔬籩四但不設位以其生前贈物之尚存者奉一二以代主爲文以哭之曰

嗚呼先生底事甚驚吾不料事叛事讐之濁世忽來

晉秋語評：妙處字字過真，不掩其長，亦不諱其短，是兩漢以前文字。

一死患死孝之芳聲瀟之初歸是耗也既慮其果死又慮其或生生則有補于知己死則無媿于朝廷竊謂吉凶皆可虛實聽憑乃今果全其大節妻子尚不恤何恤乎朋友故舊之細情公之為人也倜儻好義雅重嚶鳴不交則已交必心傾賤黃金于糞土失巨萬而不爭公之為官也不隨不詭獨斷獨行寧失調于衆口不自變其居恒辭靄纔其身而不懼語笑媚其側而越憎是以同心者願為公死而不惜銜怨者擬食公肉而未能公之一生詠諧其口放浪其形

渠求汾評斯文有聲有波幾千削骨代顏大衆以此不朽翁之

人但許之以豪傑未必盡料其忠貞既有聲樂之嗜卽多珠翠之縈人皆慮其死裙帶孰能諒其娉婷訪頤生之藥于華董學延年之術于籛彭向盡疑其求生之過篤今反諒其視死之太輕是公今日之死也三出時人之意外盡完古節于生平不難于死節而難于不死他人之手不難于一身獨斃而難于滿屋屍横乃今親戚故舊朋友弟兄一闘此耗毀譽交幷非怪居心之太忍卽諒毒手之能肇予獨嘉其忍心而未嘗害理幷此如狼之毒手烏能保完節于釵

報知已良厚

荆誠哉千古之俊傑允矣一代之忠誠吾乃草野之人未識

聖天子之報之也奚賞奚賚何論何旌幸留二子麾鹿可承慰忠魂于既絕瞑死目于尚瞪其在旅櫬旋京之日乎漁也向承魚水之合曾爲車笠之盟未能殺身以酬國士之遇祇能殺青以播知已之名不俟撫棺以痛哭先爲得訃之哀鳴爾節既全于輸赤爾衷又白于汗青九原可慰享此杯醪嗚呼哀哉

余壽巖曰笠翁樹幟文壇三十餘載人但以風流

先生有畫壁自敘一

才子曰之不讀此文烏知其爲大賢人眞義士哉人許大來以豪傑不能盡料其忠貞亦猶是也無怪二公有水乳之合

祭福建靖難總督范覲公先生文

先生諱承謨奉天之瀋陽人太傅現斗公之次子以壬辰科進士入詞林纍官至學士出而撫浙政聲優異尋擢閩督蒞任不數月即有撤藩之舉閩藩一叛文武大吏皆從之先生孤掌難鳴遂爲所執始則竟日怒罵求爲顏杲卿之斷舌而死既不

篇不下千言。自述忠悃其詳。爲臣子者不可不讀

可得繼則經旬不食求爲伯夷叔齊之枵腹而亡又不可得益悶蕃以其爲關東巨族太傅公爲定鼎元勳先生之爲官也又鐵面赤心風裁赫赫爲遐邇人心所屬是時中外當路者强半皆爲漢軍故百計千謀必欲脅之使叛謂雲中有一范則得其要領以招致關東諸大族四十八諸大吏無難矣而烏知其爲百折不回之文丞相也哉先生忍死以待天兵之至者凡七百餘日其六間茹荼履險瀕死復生之情狀非擢髮數管不能盡且有聽其缺畧而

已追

王師壓境石卵難支閩藩請降而欲擁從前罪狀勢必

滅此一人以去其口先生之命遂於是乎終焉於

戲傷哉漁蒙太傅公及先生兩世下交皆爲憐才

二字于其歿也可無隻字報之乎原欲俟靈輀北

返假道并州漁隨兩浙吏民之後與如喪考妣者

合致其哀茲聞道路之口謂入閩諸公備覓其喪

而不得又謂閩有異人武夷子者慮忠臣被害屍

骨難全若唐高重捷蒲首蒲身之往事故竊人不

禾修齡評
文奇事更奇

見竊負而逃間關數千里送入其家者漁惑於道聽塗說之口無由得其實訊惟有若報巡海道陳公故事設奠爲文望空一祭而已是日並設二位一爲先生一爲宋丞相文公天祥蓋先生之臣節求之千古上下惟天祥一人足以媲美其生死大義若合符節譬之先生未死駕過西陵漁設一樽爲東道主可少一道同志合着作陪賓乎先生有靈必不以增杯箸爲不恭耳其文曰

嗚呼哀哉臣子報君與士報知已無所逃于天地之

徐碧花評：難字爲一篇之主干古傳文未

閩其理一也公以身陷逆氛百折不回而死旣能報其君矣豈公一生好士于其歿也無一二抱道懷才之輩爲之殺青汗竹報吐握之誠者哉然竊謂人臣之事君也爲良臣易爲忠臣難爲忠臣易爲忠臣而不得遄死天若留之以有待及至勢窮力竭究竟無益于國徒苦其身而後死者尤難此忠臣所服之上刑轅龍逄比干而什伯其慘者也古之罹此者一人文文山先生是也今得我公而兩殆元方而季方者哉然此二難也者皆欲自爲其難非造物故

難之也文山往事載在方策爛如日星不待言矣公爲元勳之胄輔臣之子即不治舉子業亦可以世胄入官曾有宰輔之子而作凡民者哉然公不肯爲也畢竟與白屋寒生同其進取由諸生而孝廉由孝廉而進士以致名魁兩榜入爲館閣名臣是其進身之始已先自爲其難矣迨奉

命撫浙浙較他省似乎易治而公獨難之不難于小康而難于久安長治不難以刑罰示威而使民歸于善不難以糾彈示法而使吏戢其貪難在明生于公而

文詞惻怛磬欬之文作祭文讀者相[illegible]爲[illegible]

感生于廉然爲今日之官事事皆易而求其廉且明也實難果廉且明必至自去其官而後止以廉明之故而自去其官則天下仕紳皆視廉明作畏途是我不能造福于民而且貽之害矣廉明之不易若此公明知其難而爲之甚力故撫浙三年無不以一日爲百年之計咫尺作千里之圖未嘗輕殺一人而民之畏刑也不寒而慄未嘗多劾一官而吏之奉法也不肅而嚴奉使諸大臣入疆問俗皆謂浙民之易治若此而烏知極易之事由於極難有此一人任之于上

乎公之入閩也。閩事之壞已臻至極。無論其他。即兵餉之缺。有欠至半年而未給者。庫帑缺額至百餘萬。協餉又苦不至。司三軍之命者。刻刻防庚癸之呼。不料復有撤藩之命。然非常之變。蓄謀已久。即兵餉不缺。亦難保無虞矣。當閩藩未叛之先。公知其必有是舉。若肯以防隣設備爲辭。預脫虎口以觀變。此易事也。而公不肯爲。謂異謀雖蓄而未形。我動則彼亦動。是首禍也。當其既叛之後。料渠事必無成。不妨陽合而陰圖之。乃心

文評：江河浩渺之勢於此一結焉能砥柱狂瀾

王室者計嘗出此亦易事也而公不肯為謂名節所關者大失之易而瀕者甚難且非臣子所忍為也舍易而就難公之一身遂為萬古綱常所縛而自甘授首于人矣是今日之死非夭死之人死之公自死之也自死云何死于一字之難也為其極難而究竟無補于國其為患也似近乎愚然智可及而愚不可及吾夫子嘗言之矣且文文山先生不得我心之同然乎文山今日在天之靈豈不以得一快友為幸乎故漁此時設祭大破常格而拉之使陪公即不祭主人

之誠亦必以同座得人爲慶也嗚呼哀哉

朱修齡曰設祭而拉一陪賓是千古創事笠翁一生作事行文無一不創此創更奇然古人原有郝嚮之例又非臆見所謂奇而法者非歟

